

# 别样清明

□贺妙忠

庚子年的春天，漫长而温暖，从春节到清明，仿佛过了大半年。

对奔旺哥而言，去年是他家真正奔向兴旺的一年，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儿子，经过多年努力不仅在城里买了大房子，买了车子，还娶了媳妇，给他添了孙子。

儿媳虽然是城里人，但是很懂事孝顺，冬季一到，她直接定好机票，叫了专车送二老去机场，当洁白的小车开到家门口时，奔旺感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。

在邻居艳羡的眼神中，奔旺和老伴一起离开了风雪漫山的村子，穿过繁华的城市，坐上了飞机，来到了温暖的南方。

过来之后，他对儿子的生活十分满意，房子在二十楼上，看得远，阳光温暖，宽敞明亮。楼下就是花园，草木茂盛，小径相连，小区后面还有一座小山。在这里，他和老伴一起，散步带孙子，出门看

景致，过得十分舒心。“倭瓜不开花，一开结一打，现在好事一齐都来了。想当年送你来南方上学，就带了一床被子，在这里无亲无故，谁想到你能靠自己在这边落户安家，这是你爷爷他老人家保佑我们啊，清明要给他的坟茔多放鞭炮，多烧纸钱！”

过年前他就和儿子提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爸，您就放心吧，到时候一定开车回去，带着小孩，回家认祖归宗！”每次还没等儿子回答，儿媳便主动表态，让奔旺心中无比温暖，相比之下，儿子未置可否，倒显得有些沉闷。

年关将近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越来越多，小区里的人三三两两，相聚而谈的场景越来越少，下去玩的孩子也越来越少，热闹的城市安静了下来。奔旺和老伴也只好待在家里，做饭做，看看电视。每次睡觉前，总会掰着手指头算着清明回家的日子。

三个月，两个月，一个月，十五天，清明终于快到了，疫情也慢慢好转了。奔旺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。

奔旺的父亲就葬在老家对面的坟山上，那里坟墓众多，周围又有大村子，每年清明谁家放鞭炮多，化纸钱多，大家都会赞叹这家人殷实孝顺。因此儿媳给他的几千块钱他一分都没舍得花，打算回去采买纸鞭炮上坟。

东西都规整好了，可是儿子似乎并没有回家的意思。每次提起回家，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，这让他奔有些窝火。

看着父子俩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儿媳委婉地说道：“爸，今年全社会都提倡文明祭扫，而且初春干燥，带火上山，很容易出现火灾！”

“是的，今年情况特殊，虽然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控制住了，但还有一些是无症状感染者，就是体温什么都很正常，但人却感染了，所以还是尽量少出去……”儿子补充道。

你们俩的意思是今年清明节不回去祭扫了？你忘了你爷爷活着的时候是怎么对你的吗！”

儿子和儿媳低下了头，奔旺又望了望老伴，希望得到她的支持。“留在这儿帮孙子挺好的，现在回去不安全！”

看着一向顺从自己的老伴也临阵倒戈，孤立无援的奔旺气得碗一推，一个人去看电视了。

儿子儿媳关着门在书房，老伴则关着门在卧室带孙子，这一天谁也没说话。眼看着日头西落，还有一天就清明了，奔旺还是不甘心。

他径直走到书房，推开了门：“你们要是都不回我一个人回算了，不能让你爷爷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山上过清明！”

儿子盯着电脑并未回应，儿媳端来一杯水，让愤怒的公公坐下，转身出去了。这个间隙奔旺仔细端详了儿子的书房，里面除了各种荣誉证书外，还有很多他祖父的照片，

案头还放着那把他祖父用过的紫砂壶。

“这东西在你这儿，我还以为早不见了。”奔旺摩挲着紫砂壶问道。

儿子回过头憨憨一笑，说道：“这是我最珍爱的东西了，一直都放在案头。”

奔旺心中一酸，这时儿媳领着婆婆也走了进来：“爸，我们已经在爷爷的坟前祭扫了，你来看。”

说着，儿子打开云祭扫平台，里面有开满油菜花和荠菜花的乡间小路，他爷爷的坟墓前已经摆满了各种鲜花，坟头也焕然一新！

“这个厉害了，坟头是真的，乡间小路也是真的！”老伴惊叹道。

正津津有味地看着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快递员将一束鲜花递了进来。

儿子支起一张桌子，摆上鲜花水果。奔旺带着一家朝着老家的方向，虔诚地拜了三拜。

阳光突然破开云层，穿过树叶洒在祠堂前光滑的水泥地上，把一群觅食的麻雀惊得呼的一声飞起来，叽叽喳喳叫成一团，飞到风水塘前面的稻田里去了。

“菜前酒后饭排三，左鱼右肉鸡中间，水果糖饼两边摆，素菜靠前勿在边。”戴着口罩的三房老二阿毛放下两袋猪肉，一边念叨，一边直起腰抬眼看看老祠堂天井上面的太阳。鸡啊鱼啊水果糖饼都没有喽，今年啊，就吃猪肉！他想，不知道多少年后，会有哪个记得起这个全民戴口罩的清明。

族里拜祖，分春秋两季，分别是清明和中秋。祭拜完宗祖，祭品都要分到各家各户，叫太公分猪肉，人人沾福气。今年遇上了疫情，按照上面的通知，要避免人群聚集，不提倡搞祭拜仪式了。虽是这么说，可祖宗们巴巴地等了一年，让他们饿着？于心何忍啊。再说了，这多少代人的规矩了，不能坏呀。族里长老们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，毕竟疫情好转，很多地方已经复工复产了，不是之前都待家里做贡献的时候了，决定祭拜还是要祭拜，不过要变通一下，由族里最德高望重的长房大伯公代表，先铲铲草，挂上纸，禀告祖宗，待秋祭时加多条金猪。

那太公分猪肉要不要？没仪式就没供品，猪肉就不分了吧？二房阿光叔提出。清明板、鸡、生果就算了，猪肉要分。大公分猪肉，分的是福呀。不但要分，还要分好。长房大伯公沉吟了一会说。众人都点头。阿毛提前向屠宰场定了三头猪，切割好装好袋，一早开着三轮车载到祠堂，又一袋袋拿进祠堂，从官厅往大门绕一圈，每隔一米放一袋，整整放了六十一袋。往年这个时候，祠堂里外可是人头涌涌，喜气洋洋。宗亲们都会来帮忙。可是今天，不能集聚嘛，就只有累阿毛了。

阿毛一个半灰半蓝的口罩上面，是一双滴溜溜的眼睛，三道深刻的抬头纹，满头蓬乱的头发。一个人贴着祠堂门口在喊，是二房老大阿同。

阿毛用手背扶了一下口罩，忙着把放得不齐整的猪肉摆齐，头也不抬，没分好哩，就急着来拿了。这个阿同，按村里人的说法，奸精懒滑，是个脚指头都晓得盘、扒了皮还会跳的猴哥仔。嘿嘿，猪肉贵，好久没吃，馋了。唉，今年猪肉几大份呀。大伯公招呼你发财呀。

发你个头壳呀，都是族里的公家事。几头猪啊？那几家发财的今年捐挺多呀。三头猪，那墙上不贴着吗？

二十一世纪初，他刚成家不久，一场车祸夺走了他的父亲。三年后，独生女燕燕刚学会走路，又让他痛失爱妻。

他一直没有为燕燕找个后妈，与老母亲一起，一把屎一把尿地把燕燕拉扯大。燕燕稍懂事，他便哽咽着告诉她，你妈妈是个白衣天使，你两岁那年，非典暴发，妈妈在护理一位非典重症病人时被感染，不幸离世。你妈妈是个英雄呀。

燕燕瞪大两只泪眼问，啥叫英雄？等你长大后就知道了，他已泣不成声。

走进小学校门，老师告诉燕燕，在战争年代，为人民翻身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，都是英雄。

上中学了，老师说，在和平年代，那些建设祖国的英模人物，就是英雄。

读高中后，燕燕身边的同学却说，今还说啥英雄，倒是那些明星挺牛的，真让人羡慕耶。

燕燕似乎找到了答案，没过多久，她成了追星族。这让他伤透了脑筋。爷爷又陷进了为难之境。这时，母亲在家摆了一围酒席，请来了村里的几位长辈和两个再婚的老人，以长媳的身份向大家表态：老年人也有恋爱自由，儿女无权干涉，谁反对也没用。

新奶奶开心地直夸母亲敬老爱老，爷爷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
爷爷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父亲则站在屋外雪地默默流泪。

转眼，清明将至，那些往事，又在脑海里绵绵如雨而来。

晚上上山的爷爷看到后，站在

三头猪，五十二份？怪不得那么大分量。

六十一份！

多少？

六十一！

六十一？不对呀，你个傻毛，光会傻乎乎干活，给人家卖了还给人家钱！阿同有点急了。

懒得理你。阿毛看了阿同一眼，心里说，除了你，谁会卖了我？

阿同“嘿”了一声，说，傻毛，大伯公让你装多少份？

六十一份呀。

去年多少份？

五十二份。

为什么多了九份？

今年添丁了呗。

猪是按男丁数算的，一丁一份。你想想，今年都谁家添了丁？

教哥、楼哥、涛哥……还有谁？

没了。就添了三丁。

那还多了六份？

嗯。阿同表情复杂地看着阿毛，大伯公没跟你说给谁？

没有。只是说装那么多份。往年分猪肉都是大伯公亲手分的。

太公分猪肉，人人有份！这个要公平！有人要打斧头！阿同愤愤不平地说。

阿毛有些疑惑地看着阿同，这个是大家捐的钱，谁敢打斧头？

阿同说，不敢？不敢你怎么解释多了六份？一丁一份，天经地义，别把人当傻子！

当年阿同因为偷鸡摸狗没少挨大伯公骂，前几年挣了几个钱又赌个精光，大伯公看到他就没好脸色，所以，他对大伯公也一肚子不舒服。阿毛有些没好气地说，把你口罩戴好，别传染了猪肉！

不行，这是贪污！

阿同，把口罩戴好！谁贪污呀？二房的阿光叔拿着张红纸过来了。

嘿嘿，阿同讪笑着戴好口罩，光叔，贴红纸有什么好事啊？

阿光叔说，宗亲会公告，今年太公分猪肉，宗亲会要给没有男丁的二伯婆、乾坤娘各一份，困难户孤佬七叔、跛子阿河各一份，还要给支援武汉和市民医院抗疫的阿婧、阿娴两姐妹各一份。公告我已经在宗亲群里发了，大家错开拿猪肉，你们弄好就撒吧，我们要无接触分猪肉哩，平安才是福啊。

嘿，还讲不讲规矩了？！阿同叫道。

啪！阿光叔狠狠地拍了阿同一巴掌。她们是英雄！宗亲会讨论了，秋祭的时候啊，女的也要分猪肉，太公的福气啊，人人有份！

呵呵呵，看着阿同龇牙咧嘴的样子，阿毛笑了，阿同哥，太公分猪肉，好公平的哩！

行呀？戴口罩？你没看新闻吗？为做好疫情防控，各地都严禁举行各种聚集活动，你说的晚会早就取消了。他厉声道。

奶奶也在一旁帮腔，燕燕呀，乖，听爸爸的话，都啥时候了，咱不去了哦。

这一回，燕燕还算听话。然而，刚过了两天，又见她隔三岔五戴上口罩，悄悄地东奔西跑，买这买那，还私下与一些粉丝见面……这可急坏了他，奶奶更是整天为她的安危犯愁。

燕燕瞪大两只泪眼问，啥叫英雄？

等你长大后就知道了，他已泣不成声。

走进小学校门，老师告诉燕燕，在战争年代，为人民翻身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，都是英雄。

上中学了，老师说，在和平年代，那些建设祖国的英模人物，就是英雄。

读高中后，燕燕身边的同学却说，今还说啥英雄，倒是那些明星挺牛的，真让人羡慕耶。

燕燕似乎找到了答案，没过多久，她成了追星族。这让他伤透了脑筋。爷爷又陷进了为难之境。这时，母亲在家摆了一围酒席，请来了村里的几位长辈和两个再婚的老人，以长媳的身份向大家表态：老年人也有恋爱自由，儿女无权干涉，谁反对也没用。

新奶奶开心地直夸母亲敬老爱老，爷爷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
爷爷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

父亲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

新奶奶开心地直夸母亲敬老爱老，爷爷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
爷爷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

新奶奶开心地直夸母亲敬老爱老，爷爷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
爷爷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

新奶奶开心地直夸母亲敬老爱老，爷爷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
爷爷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

新奶奶开心地直夸母亲敬老爱老，爷爷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
爷爷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

新奶奶开心地直夸母亲敬老爱老，爷爷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
爷爷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

新奶奶开心地直夸母亲敬老爱老，爷爷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母亲的支持下，开启了新生活。

爷爷得大病那年，医院治疗已经无效，便转回了家。大雪天，爷爷突然说想吃烧鸡，父亲就骑上摩托车载着母亲冒着风雪去买了回来，捧到爷爷面前。看着热气腾腾的烧鸡，爷爷才吃了一口又吞咽不下，想起往事，心有愧疚，沙哑着嗓子含泪对母亲说，对不起，霞她爹，爹当年错怪了你。母亲劝慰不得，转头泪如雨下。